

鬼方·药引

百合折 著



集盗墓、古医为一体，颠覆传统小说！

神秘的墓穴，代代相传的生死魔咒，谁在操控一切？

朱元璋？锦衣卫？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鬼方·药引

百合折 著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方·药引/百合折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2.3
ISBN 978-7-307-09482-6

I. 鬼…
II. 百…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06149号

责任编辑: 陈 岱
文字编辑: 5biao
审 读: 代君明
责任印制: 人 弋

出 版: 武汉大学出版社
发 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
网 址: www.wdpbook.com
电 话: 010-63978987
传 真: 010-63974946
印 刷: 保定金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印 张: 13
字 数: 180千字
版 次: 2012年3月第1版
印 次: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25.8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63978987)

(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章 001

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故事。他是一名“赤脚医生”，他这一生，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医学权威的认定，但是我知道，他的确是个医术非凡的人。那时候应该还是在抗战时期，民不聊生，某些偏僻的小山村反而成了乱世中的一方净土。

第一章 003

我一把推开门，走了进去，果然，屋子里空无一人。我顿时觉得背上凉飕飕的，于是我像疯了一样从村头跑到村尾，挨家挨户地敲了一遍门，最后，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整个村子里的人，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！

第二章 033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也有些动怒，于是话中带话地说：“那实在抱歉了，本人的确医术平平，对此伤无能为力，只是尸毒邪异无比，一旦毒发，后果难以预料。”“什么！你怎么知道是尸毒？”年轻人终于失去了冷静，一般杀意顿然而出。



第三章 069

朱升先是紧张地看了看屋外，似乎确认没有外人，这才焦急地说：“你可回来了，你进村的时候没被人发现吧？”我有些不解地说：“我不是让一个人来村里给你们带了口信了吗？还有，你们这么小心翼翼的，在害怕些什么？难道是邪尸？”朱升叹了口气，说：“邪尸，已经被杀了。”

第四章 087

那人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，说：“看你目露精光，印堂发亮，想必你的内气十足，不过眉心之间隐隐有股黑气，似乎身患顽疾啊，只是甚是奇怪，此病看起来对你身体似乎没有丝毫的影响。哦，不对，也许，是未到发病的关头吧。”

第五章 187

邓修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此处的八卦成阵，并且后天八卦九宫的排列与四方角度分毫不差！这里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？”可是正当我们惊魂未定，一个更让人吃惊的东西出现在面前——远处的八卦，阵眼的位置，竟然有一座石椅，石椅的上面，端坐着一个人！

后记 203

看完这封信，我不得不惊叹这朱元璋的心机和谋划，随之愈发觉得那以前的鬼方族是如此地不可思议和神秘，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本领，而且能将这养药时间推断得如此准确，难怪自古以来鬼方族一直被皇家或是招安，或是诛杀。

序 章

PROLOGUE

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故事。他是一名“赤脚医生”，他这一生，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医学权威的认定，但是我知道，他的确是个医术非凡的人。虽然自打我懂事起就听说他医术不凡，但他却连我爸的肺炎都治不好，我也从未见他给家人开过一方药单。我小时候曾经天真地问过他：“爷爷，您是不是骗人的啊？为什么您都治不好家里人的病啊？”爷爷微微地笑了，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“爷爷开的药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。”我长大后才知道，爷爷他擅长以偏方治怪病，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治过不少离奇的病。

爷爷很宠溺我，自小我就和爷爷一起生活，我对爷爷的过去很好奇，总是喜欢听他说故事，但是那时候爷爷说的很多故事我都听不太懂，直到我长大以后才渐渐发现，爷爷的过去，有着很多扑朔迷离的经历，于是我把这些故事的碎片一点点组合起来，决定以另一种方式纪念我的爷爷。为了能够方便地叙述出爷爷的故事，接下来的所有故事我都会以第一人称来表述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爷爷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他年轻时在乡下当赤脚医生的故事，那时候应该还是在抗战时期，民不聊生，某些偏僻的小山村反而成了乱世中的一方净土。

第一章

CHAPTER 1

这是我自打出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从小在一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城市里长大，我六岁的时候，父母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送我去上学堂，而是把我送到了个老人家里。第一次看到这个老人的时候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还能活多久。因为他一头的白发，脸上爬满了皱纹，半弯的身躯似乎连坐下都很吃力，手指的内关节处和掌心外圈长满了老茧，干涩的眼睛中散射着无神的光。但是当他一见到我，眼睛里竟然透射出一道亮光。他慢慢地拉起我的手，打量起我来，又摸了摸我的臂膀和关节，然后对着我父亲微微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嗯，就是他了吧。”父亲听到他这句话，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，然后拍了拍我的头，说：“四儿，以后你就跟着师父一起生活了，和他学东西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长达12年的学艺生涯。

12年一转眼就过去了。这12年里我学了很多很杂的东西，有一些简单的医术、古文、历史、地理，等等，但是最多的还是医术，包括草药和针灸……这时我似乎才明白，当年父亲想让我走学医之路。俗话说：乱世医者仁。难道父亲当年事先看出了时局即将大动，所以才让我走上这行的吗？因为在我出师的那一年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师父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失踪了，一句话也没有留下，就连他的身份我也不清楚，我只是隐约知道，师父以前似乎是一个道士，游历过很多地方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他真的很有本事，因为他教给我的东西，就连在中国传承了千年的中医里也没有过。

师父离开后，我就赶回了家乡，这才发现家乡已经遭战火洗礼，面目全非。面对家破人亡，而日军的铁蹄又不断深入内地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来到了这深山

老林中——位于皖南的大别山山区——寻到了这么一处尚未卷入战火的小村，隐居下来。可是没有想到的是，我居住下来不久，这里就发生了一系列离奇的事情。真应了那句古话：天下大乱，妖孽四起。

来到这个村子其实很是偶然。我在树林中迷路足足两个小时，没想到待我走出密林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无意间闯入了这个小小的山村里。村子很小，全村不到百来口人，似乎很少有外人进入，所以保持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——当然，同样被隔绝在外的还有战火。

村里人似乎对我没有什么敌意，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奇，只是村里的几个老辈人简单地问了我一点外面的情况，给了我一些粗粮，就任我自生自灭了。我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不满，因为在这个年代里，没有人会奢求得到更多的东西，只要能活下去，就是最大的满足了。

004

我在这个村子定居了下来，东拼西凑搭起来一个屋子——简单说——就是草棚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和村子里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好，毕竟我是一个外来者。为了活下去，就必须填饱肚子，我不得不用随身带的一些药品为村里的一些老人看病以换取口粮。渐渐地，村里人也默许了我这个“编外户”的存在。

村子很穷，真正的穷山恶林，基本产不出什么像样的粮食，我也很奇怪，往外走三十里山路就是一片较为宽阔的平原，为什么村民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落户，而不是选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。我没有问原因，也许村民的祖先就是为了躲避外世才到这样一个地方定居的吧。后来，我从村民的口中得知了这个村子的名字，叫“魍魉村”。能给村子起这个名字的人必然不会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夫。我更加相信，村民的先祖来到这里定居必然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在这个村子里呆了约三个月了，虽然生活有些艰苦，但是我却感觉整个人有一种莫名的宁静，没有了弥漫的硝烟，没有了乱世的纷扰，唯一有些遗憾的，就是少了那份亲人的羁绊。村子里的人也慢慢地都接受了我，虽然依旧没有人主动搭理我，但是他们似乎习惯了有我这么个土郎中的存在，村里

人有些小毛病什么的也都习惯于找我来瞧瞧。我开始还有些忐忑不安，但毕竟和师父学了那么久，虽然阴阳五行、药性生克都了若指掌，但是毕竟一直都没有正儿八经地给人瞧过病，后来经过几次行医把脉后，我才发现师父那些年教给我的一些东西真的可谓古医之精髓，因为他并没有教我死记硬背药材药性药理，而是从另外一个有些玄妙的角度解释了人与药的关系，更加特别的是，他没有给我一味药方，而是告诉了我大量奇特的药引。

药引，是引药归经的俗称，指某些药物能引导其他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，起“向导”的作用。“药引”又叫“引药”，犹如导游，将诸药引向一定的经络脏腑，进行针对性治疗。它们不仅与汤剂配伍，更广泛地和成药相配伍应用。宋朝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所载788种中成药中，几乎每一种都记述了应配伍引药的内容和服用方法。在古代，药引曾经一度被神化到天人惊叹的地步，似乎药引越稀有，越难觅，越离奇，那么对这个药方的辅助效果就越好，这也往往造就了一些“神棍”，以一些莫须有的药引来欺骗百姓。曾经听师父说过一个江湖术士为一大户人家开了一方药方，写了“以母猪的后猪蹄炖汤为引”，结果这户人家的病患吃下药后不好反坏，最后身亡，待死者家属找上门后，此江湖术士一看药引，顿时不慌反怒，说：“此虽为猪后蹄，但却是公猪猪蹄！母猪猪蹄上，有一排针孔大小的洞眼。”最后此事只得不了了之。

我原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地在这个村子里度过余生，没想到一起奇怪的病例却打破了我的生活。一天深夜，我的草棚被几条黑影推开了。我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发现是村里的几个男人，带头的那个人默默地看着我，说：“陈大夫，我家狗娃子弄邪了，劳烦你去看看。”

我匆忙穿上了衣服，跟着狗娃他爸离开了草棚。狗娃他爸叫朱升，在村里也算是年轻一辈中说话有点分量的。走进村里，我才感到了震惊，因为村里的大人差不多都起来了，一个个披着衣服站在朱升家门外。屋子里不时传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，我心头莫名一紧，似乎预料到这应该是我出师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病例。

我推门走进屋，只见屋里除了狗娃他妈外，一个白发老人静静地坐在桌边，



难道是狗娃的爷爷？只见朱升走到了那个老人身边，低头轻轻地叫了声：“村长。”原来这个老人是村子的村长，难怪我似乎一直都未在村里见过他。村长抬了抬手，示意朱升不要说话，抬起头，淡淡地对我说：“大夫，你尽力而为吧，就算回天无术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。”虽说村长的这番话算是给我吃了定心丸，但是我还真的没见过哪个病人的亲友会在一开始就说出这样的话，难道村长对这个病的因由有所了解？

我点了点头，慢慢地走到床边，只见床上的狗娃双拳紧握，嘴唇乌紫，眼白直翻，似乎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了。我轻轻按住了狗娃的手臂，伸出三指，切住了他的寸口脉。没想到我刚刚把手搭上，就吓得我一下子站了起来。屋子里的人都有些奇怪地望着我，只有村长似乎意料到了我的反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我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，又一次切住了狗娃的寸口脉。

这次我虽然依旧感到了诧异，但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。狗娃的脉象很奇怪，他的脉搏从容和缓，清晰有力，尺脉沉取不绝，简单地说，就是非常正常，而且很健康，但让我感到恐怖的是，他的脉搏竟然内含两种脉象！也就是说，似乎我同时摸到了两个人的脉象！

我记得曾经听师父说过这样的情况。师父教给我的东西很杂很怪，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想法，到了他嘴里就成了有根有据的医理。记得刚学切脉的时候，师父有一次无意中提到过，他说：“脉象的形成与脏腑气血密切相关，脉乃人体内生生循环之象，明代的李士材在《诊家正眼》一书中增入疾脉，后世合二十八种脉象。但这不是绝对的，因为据说人体还有第二十九脉，乃先天之脉，若能摸得此脉，则可知此人前世后果，体内一切众象皆可看破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话锋一转，略微缓慢地说道，“一般来说，每个人只有一条脉象显现，但是当此人遭污邪之物侵染的时候，就会呈现另外一种脉象，也就是所谓的‘一人双脉’。至于多出来的那条脉象，一般被称为‘鬼脉’。”

此时狗娃的情况和师父说过的不谋而合，我隐约地探到他的主脉下，潜藏着另外一条脉象，这条脉象紊乱，但是却邪异无比，因为正常人的脉象应为一次呼吸跳4次，可是这条脉象却时快时慢，让人无法捉摸。忽然，狗娃的眼睛一下恢

复了正常，直直地看着我，并且咧开嘴角，发出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：“唧唧……唧唧……”。我吓得不由后退了几步，连忙往药包里摸去，想翻出几味能镇神祛风的药丸，没想到狗娃力大惊人，一下子挣脱了朱升的臂膀，“呼”地一下坐了起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直坐在旁边沉默不语的村长一个箭步冲了上来，“啪啪”打了狗娃两记响亮的耳光，然后将一粒暗红色的小药丸塞进他嘴里。

没有想到的是狗娃似乎一下子像被抽了筋似的，软软地瘫倒在床上，又恢复到之前意识不清的状态了。这个村长，似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

村长走了上来，对我说：“这娃的病看来是治不好了，今晚麻烦大夫你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，我叫他爸妈给他准备后事。”“什么？”我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。可是，村长不容我多说，塞给了我两包粗面，直接叫几个年轻人把我送了出来。我张口欲辩，可是却发现站在屋外的人们似乎对他们村长的命令毫无反应，我也无奈只得作罢，提着面袋，回到了草棚之中。

这一夜我未合眼，狗娃的样子不断在我面前浮现，我隐隐地对这个事情有些想法，可是却一时之间无法抓住。就这么折腾了半夜，天亮了，我穿起衣服，走到村头，远远地望着狗娃家，屋外围观的村民早已散去，似乎昨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忽然，我发现，狗娃家的门边，挂上了一条白布，这就意味着——狗娃死了！

狗娃的死，似乎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因为他那种诡异的脉象实在不是常人所能呈现的；但是又在我的意料之外，因为他的主脉很正常，我相信，如果昨天村长再给我点时间的话，我有办法抑制他的病情。天渐渐大亮了，村里也出现了人声，到了正午晌头的时候，村长出现了。村长走到狗娃家门口，敲了敲门，朱升开了门，将村长迎了进去。

没想到村长进去才刚刚一刻钟时间，屋里就炸开了锅！只见朱升急匆匆地离开了屋子，一户一户地敲开了门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，而村长也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地看着他。我心中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于是缓缓地向朱升家走去。

村长看到我的到来似乎没有吃惊，只是看了看我，想了一下，对我说：“陈大夫，进来说吧。”我跟着村长走进屋里，灵堂已经布置好了，狗娃的妈妈呆呆地坐在屋内。村长也坐了下来，颇有意味地对我说：“我知道大夫并非寻常人，能晓知双脉的人不多，既然大夫看出来了，我也不妨直说，狗娃的病是我们村子里的一种遗传病，是无药可医的，所以昨夜我也就没有再劳烦大夫了。”我欲言又止，想打听一下昨晚村长塞入狗娃口中的血红色药丸究竟是什么，可还是忍住了，毕竟现在寄人篱下，不好牵涉过多。于是我换了个话题，问道：“那么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我看见朱升似乎很紧张的样子？”村长沉默了一会，低声地说：“狗娃的尸体不见了。”

村长的话让我大吃一惊，我连忙问：“是否是山里的野兽叼去了？”村长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。话一出口，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实在是站不住脚，因为亲子去世，按照农村的风俗应该是要守灵一夜的，又能有何人何物带走尸体呢？正在这个时候，朱升回来了，似乎一无所获，表情很是沮丧，但是又似乎有一丝不安。我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朱大哥，我想问下，昨夜你是否为你儿子守灵了？为何尸体会不翼而飞呢？”朱升似乎有些犹豫，不自然地望了一眼村长，只见村长默不作声地低着头。朱升开口道：“我守到三更天时分，忽然困得不行，不知怎么地，就一下子睡了过去，等我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，直到村长过来准备移尸下葬的时候，才发现尸体不见了。”

朱升的话让我产生了一丝狐疑，既然是为儿守灵，为何儿子的尸体不见了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？难道昨夜已经连夜备好了棺材？我问道：“能不能让我进屋看一看？”朱升又望了望村长。村长这才抬起头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我随朱升进了后屋，后屋里空空荡荡的，是为冬季储备干柴和存粮用的，现在只有几口大缸和一些破木桌。我四处扫视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难道你醒来的时候没有发现尸体不见了？”朱升有些踌躇，似乎不知如何开口，这时，村长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不用怀疑了，尸体并不是停在桌上，而是放在那口缸里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为何将自己孩子的尸体塞入缸中？我一步步走到一口大水缸前，水缸上被一块看起来有些沉重的黑木盖着。我轻轻地掀开一条缝，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从水缸里扑鼻而来。

我感到一阵吃惊，掀开缸盖，发现整个缸里装了满满一缸红色的液体，不，应该说是血！我正欲回头找朱升问个究竟，却听见村长不紧不慢地开口了：“不要大惊小怪，这个是我们村子里的习俗，这不过是一些动物的血而已。我们这里出现幼儿暴毙的话会以血缸浸泡尸体一夜，驱鬼避邪，防止他死后作孽。”“可是，这……”村长的一番话让我无话可说，毕竟这是人家村子里的习俗，这个神秘的小山村里的确有很多让人觉得玄妙奇异的东西存在。我盖上盖子，转身对朱升说道：“既然是你们这的习俗，那我也不好多加过问，至于狗娃的尸体，我也会帮你找寻的。”村长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似乎用身体下了逐客令，于是我只作好罢，匆匆地关照了朱升几句，就离开了屋子。

回到草棚，我一边摆弄着从山上采下的几味药材，一边思索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。我总是觉得，狗娃的死，似乎没有那么简单。忽然，我发现我的袖角有一点点红色的斑点，我连忙脱下衣服，仔细观察起来。

这应该是我在打开缸盖的时候无意中蹭上的。我将袖口放到鼻下，轻轻地嗅了嗅，果然嗅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，这就是鲜血无疑了，可是让我觉得奇怪的是，血腥味中还隐隐地夹杂着一丝淡淡的，但是很奇异的臭味，这股臭味似曾相识，但是又一时无法确定。我又仔细地用力嗅了嗅，恍然发现，这股熟悉的味道竟然是一味中药材的味道，这味药材就叫“九灵黄童”。

九灵黄童，又名“硫黄”，并不是火药中的那个硫黄，而是一种特殊的矿石，只有青海硫黄山有产出，这种药材用得很稀少，一般只有一些老中医才了解此药的特性，此药外用的最大效果，就是解毒杀虫。为何血缸中会掺杂这种药材？我越来越觉得村长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了，于是我狠了狠心，将血渍送入了口中。

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和咸味在舌尖散开，我顿时觉得头皮一麻，因为我已经发现，这并不是村长所说的动物血，而是人血！起码有人血掺在其中！因为动物的血液和人的血液最大的区别就是含盐量，能根据这一点点的差别用味觉来区分血液的种类，这样的人在世已经很少很少了，我也是因为师父曾经刻意教过我这个，我才能区分出来。当然，师父并不会天天拿人血给我分辨，而是用十碗不同

含盐量的开水，一点点地训练我的味觉，这才让我掌握了这项本领。

除了血液的味道外，我还分辨出这血斑之中藏有另外一种药材，就是“道人头”。这也是一味有解毒功效的药材，并且还有化解恶肉死肌的功能。这两味药材的出现，让我开始怀疑村长所说的遗传病的说法，狗娃难道是中毒而亡？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好奇心使然，我最后还是决定等天黑之后去朱升家问个究竟。

我随便熬了点面糊果腹，待到天色渐渐地暗下来，便带上几味解毒祛腐的药，走出了草棚。我缓缓地走到村头，四处看了看，看到村里已经没有人屋外了，这才走进村子。来到朱升家门前，我轻轻地敲了敲门，可等了半晌，却无人应答，我不免有些焦急，手上加了点力，重重地敲了两下门，可是没想到的是，门竟然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

010

今晚的夜很黑，天上无光，屋子里更是漆黑一片，我轻轻地唤道：“朱大哥，在吗？我是陈四。”可是屋子里依旧是死寂一片，无人应答。我朝里屋望了望，发现里屋连油灯都没有亮起，难道朱升夫妇这么早就睡了？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下去了，不得不冒着惊扰他人的风险，掀起了里屋的门帘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里屋也是空空荡荡的，空无一人，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难道他们夫妇出去找狗娃的尸体还没回来？这时，我闻到了一股香味，我嗅了嗅，是从屋后的厨房传来的，于是我起身走向了厨房。

厨房里也是一个人也没有，但是灶上却摆着一口大锅，香味就是从锅里传出来的，闻起来似乎是在炖肉汤。看来他们是准备好了晚饭，也许是思儿心切，趁饭熟之前又出去了吧，于是我退回到厅堂，坐了下来，静静地等着他们回来。

山村里的夜总是很静的，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蛙鸣，其他就只剩下风吹过树林的沙沙声了。我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板凳上等待着，不知不觉，竟然歪在板凳上睡了过去。

忽然间我一下子惊醒了，我揉了揉有些发酸的胳膊，站起身。可是屋子里

依旧是异常地安静，看来朱升夫妇还是没有回来。我走到门外，月亮已经出来了，月光惨白惨白的，整个小村就这样静静地沉睡在月光中。我仰起头，活动了一下刚才因为睡着而有些发酸的后颈，这时，我才发现，月亮已经高悬中天了，按照这样估算一下时间，现在应该已经是午夜了。我大吃一惊，我一觉竟然睡了这么久，但是为何朱升还没有回来？我心中升起了一股不妙的感觉，连忙走出朱升家，来到了隔壁另外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也一样，屋子里黑漆漆的，我咬了咬牙，用力地拍响了门板。“梆！梆！梆！”重重的敲门声在这个宁静的夜里显得特别刺耳，但是屋子里的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有些发慌了，又更大力地拍响了门——我相信就算睡得再沉，应该也会被我吵醒了，可是屋子里还是死一般的沉寂。我一把推开门，走了进去，果然，屋子里空无一人。我顿时觉得背上凉飕飕的，于是我像疯了一样从村头跑到村尾，挨家挨户地敲了一遍门，最后，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整个村子里的人，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！

在这样的夜里，村子里又是一片死寂，这样的气氛不由得让我有些毛骨悚然，可是，村子里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呢？难道村子遭野兽袭击了？可是朱升家里还炖着汤，看起来似乎离开得很从容。到底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是四处寻找，还是回到草棚里就这样等下去？我咬了咬牙，决定做一件大胆的事情，那就是，去村长的家里一探究竟！

我始终觉得村长身上似乎有着很多秘密，现在整个村子里都没有人了，我不由得对村长的情况产生了好奇，可是擅自进入别人家里又实在是很不礼貌的事情，万一被他们回来撞见，我想我也就没法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。内心挣扎了半天，还是好奇心战胜了理智，而且我也抱着他们估计短时间不会出现的心理，向村长家走去。村长家就在村子的正中间，我缓缓地走到村长家，果然不出意料，村长家也是黑着灯的，一片死寂。我咬了咬牙，推门走了进去。

屋子里的摆设很普通，与一般的村民家并无两样，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村长的厅堂里有一套看起来比较名贵的八仙桌。我仔细地听了听，发现里屋依旧没有一点动静，于是我走进了里屋。

里屋也是空无一人，一杯茶放在床边，已经凉了不知多久。我在屋里大致

转了转，并没有发现奇怪的东西，也没有找到前天村长给狗娃吃的那种红色的药丸。我一无所获，正准备离去，忽然，墙上的一幅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画上画的是一个中年人，不怒自威，颇有一番气度，奇怪的地方是画上这个人做的事情——这个人正在用一把小刀割向自己的手腕处。自杀？不像！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在做些什么？我正在思索着，却无意间瞥见画的底部隐约有一道黑线。

我走近了一些，仔细看了看，发现这幅画的背后，似乎有一个洞！于是，我小心地将画轴掀起，果然，画后面是一个三尺见方的暗格，里面放了很多瓶瓶罐罐，我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，这些应该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。

我小心地拿出一个个小瓶，打开看了看，里面装的正是前天见到的那种红色药丸，而且似乎所有的罐子里装的都是这种药丸。这到底是什么药丸？我对这种药丸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，思索再三，我决定“啖药”！

012

“啖药”是古药医中隐秘流传的一种说法，简单地说就是尝药，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药的主要成分，可是这种方法却很少流传下来，因为“是药三分毒”，虽然“啖药”每次量都不多，可是日积月累也十分“可观”，对于试药人的身体有极大的摧残，更重要的是，很多药物相生相克，虽然微量，但是一旦发生药冲，则对试药人有生命危险。

我虽然从师父那学到了这项本领，但是却从未尝过未知的药物——师父总是调好药性让我“啖药”，以避免对我造成伤害。“这也许就是检验我所学的一个好机会吧。”我心里暗暗想着，决定试试手中的这颗药丸，其实试成药是“啖药”的一项大忌，因为药材一旦炼制成丹丸之后，药味和药性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，往往“啖药”者会难以确定成分。我横了横心，将药丸送入口中。“啖药”分三步：触、破、化。触就是用舌尖轻轻触碰，万一发现药性极烈的话可以立即停止，明哲保身；破，是用牙齿轻轻咬开一点药丸，可以感受到药内的特性和成分；化，就是药溶于口，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步。

我没有想太多，直接触、破、化一气呵成。药丸入腹，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妥，看来此药并非外用，因为外用药一般都会药性很烈，方可透肤入体。我一边